

温州图书馆藏章太炎未刊书札辑录（上）

张 宪 文

温州市图书馆藏有《章太炎书札》抄本上中下三册。每册各为一人所抄，均朱界十行，行二十五字，共录书六十五通。通书者有政府要员、友人和门弟子。时间上自民国三年（1914），下迄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）。所作包括议政、论学、感事、稽古、言医及私人行止及请托之事，内容较为广泛。

此书上册经沈志翔、徐复二先生校过，各札上下端均注有“沈志翔初校”，“徐复校”，字下各钤阳文名章。少数书札，札末或考订作年，或注“此首似可删去”，“可删复注”，“此篇刊否宜斟酌”等字样，字下亦各盖名章。中下二册则为徐复先生独校，每札界外右上方均钤有徐复印，下注“校”字，其态度之慎重可见。按：徐复字士复，黄侃弟子，尝在苏州再从太炎习文字训诂之学。意者此书殆为当时奉太炎先生之命为之辑抄校订以谋付刊而未果者（书内有太炎手改手加之字，如“与熊克武书”依《说文》改“熊”为“能”，与黎元洪之札，自写“上黎大总统书”，与龚未生书末手加注语二十九字，与李印泉言滇中白夷语音一书，则为亲笔抄录加入者）。太炎先生下世，此书遂为其季女姪之夫婿乐清朱铎民镜宙先生收得。民三十七年（1948），朱氏去里时，尽举所有图书、文物、字画移赠籀园图书馆，《书札》遂为温馆收藏。

五十年代，汤志钧先生着手编撰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，曾对

《书札》诸书分别利用，或全录，或节录一二段，或摘取数语，或存目于《著作系年》，也有不少为汤氏所未言及。

《书札》中函件，除论学言史者二十九篇，早年已刊载于《制言》、《国学论衡》、《国故月刊》等杂志外，后来汤《编》又全录了八篇，《文献》也刊布了二件（见总第二十八期），其中二十六件迄未发表。兹检理原书，将未发表过的二十六件分段标点，并次以年代，略加厘订，移录于后。书中原注，以括号标之。其作年不明者，置于编末。

目 次

（一）与龚未生书 （二）致杜志远书 （三）答吴纁斋论《说文》书 （四）与黄季刚书 （五）与张伯英书 （六）答王宏先书 （七）与王宏先书 （八）与黄季刚论大衍之数书 （九）答黄季刚论司马门书 （十）与孙思昉论时事书一 （十一）与孙思昉论时事书二 （十二）与马宗霍论文体书一 （十三）答吴纁斋书 （十四）与马宗霍论文体书二 （十五）与欧阳竟无论禅宗传授书 （十六）与王宏先书 （十七）与王宏先书 （十八）与王宏先书 （十九）与王宏先书 （二十）与王宏先书 （二一）与张伯英书 （二二）与王宏先论修史书 （二三）与章次公论医书 （二四）与徐仲荪书 （二五）致叶奂彬书 （二六）与邵瑞彭论《太誓》书

一、与龚未生书

民国三年甲寅（1914）五月廿三日

未生长倩左右：相隔岁余，未通一札。人事变幻，如何可言！

仆遭围守者五月，幽居又五月矣。不欲以五穀鬻身，遭值穷匮，遂将槁饿，亦所愿耳。来月初旬，盖仆陨身之日也。呜呼！古之达士，吾谁敢拟，刚嫠之性，往往如刘青田，亦不知其墓安在？愿为求得遗茔一抔而托处焉（附书一纸）。西湖虽有廷益、玄箸、伯孙、焕卿祠墓，而仆性不喜杭地，观其人士情锺势耀，

趣利若鹜（其人有主张排满者，有主张君主立宪者，有在家乡办事者，要皆藉名射利，无一可信），素尝远而避之。焕卿性恶浮华，而独受欺于省城人士，今若复生，当亦裂眦矣。

往昔所希，惟在光复旧物，政俗革新，不图废清甚易，改政易俗，竟无毫铢可望，而腐败反甚于前。然曩时所以去者，亦慕宋贤程伯淳言：“一命之士，必思有以济物。”况仆身当贞观，其敢忘百姓之忧。去岁在东三省半年，上下牵掣，卒不如志，犹幸身无妄取，微有仁声，不为士民诟病耳。戚友数人，多于清时尝从薄宦，代异时移，窘不终日，不思仆之处地，而欲求为提振，当时未尝一从其愿，颇复见怪，今观仆死之日，家无余财，其殆可以释然矣。夫功成者去，事所当然，今亦瞑目，无所吝恨。但以怀抱学术，教思无穷，其志不尽。所著数种，独《齐物论释》、《文始》，千六百年未有等匹；《国故论衡》、《新方言》、《小学答问》三种，先正复生，非不能为也。虽从政蒙难之时，略有燕闲，未尝不多所会悟，所欲著之竹帛者，盖尚有三四种，是不可得，则遗恨于千年矣。顾复省念，近见后生之好学者，亦无几人，远不逮日本留学生；以国人而治国学，其情又不如东人之笃好。然则本实先拔，枝叶自亡，虽强聒不舍，无益亦可以无恨矣。季子、逖先诸生，亦未知可以光大吾学否耶？

篋中尚有遗稿及书一二千卷，仆死之后，足下幸偕内人来京携取。书不足重，遗稿为当存耳。以足下鸿冥蝉蜕，物外天全，到京必不为疑忌，可以直前也。家室微弱，足下亦穷，惟望出入周旋，勉强扶助。爰近当安，藉遗产三十亩，聊供饘粥入学之资。先公坟墓，终焉远离，幸两兄可以主祭，无忧血食。家次兄天性笃慎，学问亦可入流。长兄年过六十，言行略同，虽天性清和，而不能取容当世，则犹以任朴致此也，况如仆者，焉可以全七尺之躯哉！书此达意，临颖悲愤。

章炳麟鞠躬 五月二十三日

书末手笔加注云：“此信稿录就后，欲寄未生，为吴炳湘所阻，其本及遗书一纸，亦被其藏匿矣。”

按：龚宝铨（1886~1922），字薇生，又作味生、未生。浙江嘉兴人。早岁游学日本，为光复会创始人之一。民国二年至十一年，任浙江图书馆馆长，民五，浙江拒袁行帝制宣布独立，曾兼任浙江都督府外交顾问，复选为副议长。又，书中所言刘青田，指明刘基，封诚意伯，谥文成。廷益为明钱塘于谦，玄著为明鄞县张煌言，伯荪为山阴徐锡麟，焕卿为绍兴陶成章。季子、逊先为黄侃、朱希祖，俱太炎早期弟子。焄、珪则为太炎之长女、季女，长适龚宝铨，季适朱镜宙。又家次兄指章箴，长兄指章箴嗣。吴炳湘，北京警察总监，时奉袁世凯命囚禁太炎先生于龙泉寺。

二、致杜志远书

民国四年乙卯（1915）

昨微生以纸来，为书数行。

闻君著籍青田，故诚意伯刘公，则乡之令望而中国之元勋也，平生慕之久矣。虽才菲先哲，而事业志行，仿佛二三，见贤思齐，亦我素志。今寿几何，墓木将拱，欲营葬地，与刘公冢墓相连，以申九原之慕，亦犹张苍水从鄂王而葬也。

君既生长其乡，愿为我求一地，不论风水，但愿地稍高敞，近于刘氏之兆而已。今先别书纸一幅，求刻之刘公墓前，以志景仰。微闻清人入关以来，刘氏子孙虽微贱，其族尚盛，并愿以此告之也。

按：杜持（1874—1934），字志远，浙江青田北山人。辛亥后曾任中将师长、厦门镇守使，时任总统府军事咨议。此书未著月日，民国四年九月八日，太炎长女焄于侍父四月后，自经于北京钱粮胡同太炎幽禁之所，太炎自谓“粹遇此

变，心绪恶劣，又异前时”。书为营冢事，当作于是年李秋。书中所言别书之纸，为太炎乞青田刘祝群耀东为之刻石立于刘文成墓前之碑文，文曰：“民国四年，乡有下武，曰章炳麟。瞻仰括苍，吊文成君。於铄先生，功除羯戎。严以疾恶，刚以制中。如何明哲，而不考终。去之三百，景行相从。千秋万岁，同此眈冢。”然太炎之卒，初瘞骨于苏州锦帆里寓所，后迁葬于杭州张苍水墓侧。营冢青田，虽已得山券，而卒不果。

三、答吴绁斋论《说文》书

民国十年辛酉（1921）三月三十日

绁斋足下：得手书，烽燹迫人，犹讲学不辍，与鲁父老弦歌围城中者复有何异，但恐主者无项王之材武尔。

凡字，有独体象形者，亦有合体象形者。合体象形又分二类：一、所从之字本未成字者，如果、朵、胃、肩是也；一、所从之形，本已成字，亦即其本字者，如鹏、玄、囓、甞是也。要之不出象形一科也。凡指事有原始以单文为之者，如上下是也；有后来继作仍是单文者，如亢、天、矢是也；有后来继作并非单文者，如巫、司是也。要之不出指事一科也。若不憬此，则六书不足以统摄，必分为七书八书者矣。

仆得书时，适病风眩，未能作答。今风寒小瘳，并遇夫书同时应之。北畿之危，正如燕巢幕上，唯望委心任远为要。拙著付梓，想难骤成，如可醵工，仍望督促之也。书复，即问起居清谧。

章炳麟顿首 辛酉年立夏后一日

按：吴承仕（1884—1939），字检斋，一作绁斋，安徽歙县人。清光绪举人，从章氏学，为高第弟子。辛亥后，任职司法部，后任北京师范大学、中国大学中文系主任，东北大学等校教授。1935年，与同门黄侃、钱玄同、汪东、马裕

藻等发起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于苏州。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抗战初期，殁于北平。著有《经典释文序录》、《三礼名物》、《尚书古文辑录》等书。遇夫，杨树达，亦太炎门生。

四、与黄季刚书

民国十二年癸亥（1923）

季刚足下：前日接到《石经考》原稿，当令麋若再写一通，并私补者亦加入焉。𣎵字左旁为古文鼎〔？〕，取《易》革物取新之义，为会意字，当非穿凿。

所问《鲁论》异字，唯高子弑齐君，最为难了。崔杼弑光明见《春秋》，坦然明白。《鲁》学者不应不见而遽改崔为高，恐亦古文真本如是。据《释文》，弑本作殺，此乃旧本。殺当读如殺三苗（《大戴·五帝德》、《孟子·万章篇》）之殺，与蔡义同，正当作𣎵，迁也，放也。高子谓高厚，据《春秋传》，齐灵公已立光为太子，又许立公子牙，遂东公子光，而使高厚傅牙以为太子。东太子光，所谓迁也，放也。时光实未成君，乃从后进言之耳。然《鲁》学者未必知之，墨守成文，无义可说。当时诸家，皆以殺为殺戮字古文，后师乃不得不改高为崔，以应事实。其后又变殺为弑，而根柢不可寻矣。若知殺即𣎵字（此类字诂，固马、郑所知，偶未思耳），于事实本无不合也。且如果作崔子，当时弃而违之者，有卢蒲癸、王何、申鲜灵等，子张不应以陈文子为独高，每至一国，辄誚其大夫比于元恶，亦不应刻覈至此。高厚从君于昏，此固当时大夫所同然，不为拟人非论也。此解似发千古之覆，足下以为何如？

《鲁论》别有“可使治其傅也”一条，郑无简别，而《释文》引《梁书》语有之，此或出《熹平石经》，或别见汉人雅记，亦似非改读，足下能说其义否？若“盍彻乎”作“盖肆乎”，

此则《鲁》家自有驳文，不足深论。比来商量诸义，虽有证据，而皆前辈所未道，伯弢闻之，或未必许可也。此问起居安稳。

麟 白

按：黄侃(1886—1935)，字季刚，一字季子，湖北蕲春人，同盟会员。早岁留学日本，并从太炎学，称高第弟子。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，曾任直隶都督府秘书长。后历任北京大学、东北大学、金陵大学、中央大学等校教授，博学而不轻易著书，生平于并世宿儒多讥弹，惟于太炎始终服膺无间。五十寿辰，太炎勗以诗云：“韦编三绝今知命，黄绢初裁好著书。”而遽于当年十月中酒卒，太炎悼之恻，挽联有“断送此生惟有酒”之语。鹰若，姓孙，名世扬，黄侃弟子，其后在苏州曾佐办章氏国学讲习会，协助太炎编印《制言半月刊》，并课其子章奇读，历任中央大学等校教授。伯弢，陈汉章，浙江象山人，少尝师事俞樾，为太炎同门，久任北大教授。

五、与张伯英书

民国十二年癸亥（1923）十二月四日

伯英我兄左右：宏先来，得手书并莽布六品、秦汉印十六事、汉瓦当四事、石经拓本五道。天球大训，陈于蓬荜之门，照耀几案，光景为新，感谢！感谢！

石经之出，不知者以为碑版常玩，吾辈读之，觉其裨益经义，在西汉传注以上。盖传注传本，已将文字展转变易，《石经》则真本也。

拙著《新出三体石经考》，数经笔削始定，考出异字一百四十，已付之宏先，属其转致矣。惟据宏先所述，原坑尚有碑一版，土人知之，恐为官吏攫夺，不敢骤发。仆谓当与洛令商定，掘得一碑，发与官价若干，其石归官。所发官价，要取优厚，令

工资之外，尚有赢余可得，则无不乐从者。逆计发掘一碑，亦不过酬以三五十千大钱耳。宏先则谓官吏亦未必肯为，盖开获古物之费，非一县所能任也。仆更筹思，当由吾辈出资雇掘，其碑石仍归官有，而拓片则先让吾辈得之。转卖拓片，仍可还得原资，则于吾辈不为糜费也；石仍归官，则与地方古物不为损失也；雇者得利，则于其自身不为徒劳也。如野有寇盗，则当由洛令派警监护，想必不吝此矣。兹先寄去百元，望为试办，但举事之始，须告洛令，使免客商窃发之疑。果能再得一碑，则沾丐经儒，流泽甚广，视彼华山礼器只供赏玩者，为益不可以道里计矣。书此，敬问兴居清吉。百元附上。

章炳麟顿首 十二年十二月四日

按：张钫（1886—1966），字伯英，河南新安人。清季，毕业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兵科，尝与同学浙江永康吕公望等筹组军学会，策划革命。入民国，历任中将师长，河南省政府建设厅长、民政厅长，代理省政府主席，河南全省清乡督办，驻赣第七绥靖区司令等职。

六、答王宏先书

民国十二年癸亥（1923）十二月二十一日

正作复书，又得第二书。

未出石经，既在黄霜地中，正应设法。彼既不敢发掘，应厚与工费，如其未虞，宜将原地照时价二三倍买得，则发掘之权，亦在己矣。凡此似不宜惜小费也。

所致黄河崩岸磬形铜片拓本，未知何物。观其铭云作虎，亦不知虎是何器，然可知为非磬也。古磬以石为之，此既用铜，且形小，亦非乐器。又自洛令求书一纸，即交上，烦察寄。又前所付掘碑工资百圆，亦望速寄洛令，工资虽不需此数，而椎拓则有待此，若不寄与，未肯垫筹也。此问宏先兄起居。

章炳麟顿首 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

按：王宏先，后曾充南京国民党政府官员。生平未详。

七、与王宏先书

民国十三年甲子（1924）三月二十四日

宏先我兄足下：叔冶来，惠致手书并丁氏所得石经摹本及三体鼎足书各件。

丁氏本甚佳，向来未得原型，今始获之，欣喜之至。鼎足书者，恐出后人伪造，观其篆法拙滞，唐人尚不作此体，梦英张有，时带此种笔法，然亦不尽尔也。若非土人炫三体石经之奇，赝作欺人，则必金元人书，适与《正始石经》同沉地窟耳。

去岁得《石经》，未有少许与土人作酬劳奖掖之用，致土人尽起戒心，此一误也。然村农耕作，所求当不甚厚，如渔父得珠，自当以钱币酬之，而不必尽如珠价，大抵计工论值以二三倍酬之，当无不足。至云畏惮土匪，恐非实情。土匪利于轻賚易售者，若笨重之石，难售之货，未必为土匪所利，即利之，以警丁护视亦可矣。望与伯英熟商，更筹良策。如能更有所得，则宝藏尽出，非徒以为美观，实于经学有无穷之益。所谓一字千金者，并非虚语。如其难得，来书所谓已出土者尚有八千余字，望设法摹得之。唯篆法工拙，即为真赝之准，（石经笔法娟秀，易于识别）若体势与前六纸无异者，总可信为真物也。书此鸣谢，即希大鉴。

章炳麟顿首 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

八、与黄季刚论大衍之数书

民国二十年辛未（1931）二月二十四日

季刚足下：得书说《汉书》数事，义皆致确。以疏遯不闭吻爽断句，非独偏词宜尔，且吻、昧音义本同，若云吻爽闇昧，是

文字重复也。以无俚为靠不住，盖因俚、赖同意云然。究言之，无俚犹今云没靠傍，非止靠不住也。

仆近偶谈算术，忽悟《系辞》大衍之数。此条向无的解，孔巽轩以句股弦明之，谓五十即句股弦三幂相并；四十九即句股相并自乘；虚一不用，即句股弦相较之差。说似巧合。然句股不可云大衍，且所谓句股术者，但以句幂、股幂相并，开方适尽，即得弦数，非定句三、股四、弦五也（如句五、股十二、弦十三，或句八、股十五、弦十七，皆可）。今谓大衍之数，即平方根数。以五十为根可也，以四十九为根亦可也。乃不用五十而用四十九者，由五十之用有穷，而四十九之用不穷。但取二十五为中数，其前后四十八数各自乘之，而以两数相并为五十者，取其自乘之数相较，递远递广，级次井然，至五十遂无与相并者，亦无与其自乘之数相较者，故曰大衍之数五十，其用四十九也。此不必明算术者知之，但知乘方，便自了然。因作《大衍说》一首，自谓妙合自然。今属鹰若写成以寄足下，当亦莫逆于心也。书肃，即问起居多福。

章炳麟顿首 二月二十四日

九、答黄季刚论司马门书

民国二十年辛未（1931）四月二十七日

季刚足下：得复书并《三字经》一册。

武宫，杜已疑兼筑武军。鄙意以武军当筑于战处，时去鞍战已四年，不当有筑武军事，故以讲武之榭为说。来书仍以武军为是，顷以汉世有司马门，为宫之外门，《史记》索隐谓门有兵阑，曰司马门。按《墨子·号令篇》已有司马门，此事但军事有之，《列女传》亦称鍾离春诣齐宣王，顿首司马门外，则平时宫门已有兵阑也。据《周官》宫正、宫伯、虎贲诸职，王宫虽有直宿及虎士辈，而外不施兵阑。掌舍，掌王之会同之舍，设榱桷再

重。桂栢，谓行马，即是兵阑，唯会同有之，平居在宫则无是。春秋之武宫，或即七国寿汉之司马门。以公宫素不设兵阑，斯时特设之，故谓之立。此与讲武榭之说异，而亦可通，今尚未能决定。

足下审两说孰优，即抒己意以复为望。此问起居康胜。

章炳麟顿首 四月二十七日

十、与孙思昉论时事书一

民国二十年辛未（1931）十月五日

思昉足下：文季来，得手书，具悉种切。

东事之起，仆无一言，以为有此总司令，此副 总 司 令，欲奉、吉之不失，不能也。东人睥睨辽东三十余年，经无数曲折，始下毒手，彼岂不欲骤得之哉，因伺衅而动耳。欲使此畏葸怠玩者起而与东人争，虽敝舌瘠口，焉能见听，所以默无一言也。今足下既发此问，亦姑与足下一言：奉、吉固不可恢复，而宣战不得不亟，虽知其必败，败而失之，较之双手奉送，犹为有人格也。辽东虽失，而辽西、热河不可不守，虽处势危岌，要不得弃此屏障也。然此二者，亦不值为当道言，姑与足下言之耳。孟子云：“不仁者可与言哉！安其危而利其灾，乐其所以亡者，不仁者可与言哉！”

若夫调停宁粤，此乃适召汉奸。断绝国交，而不能从事防御，则彼得随处侵軼，其祸又不止关东矣。协和等号电，责备是而计画非，闻子姜有电赞成，盖亦未审观其意耳。

拙著《春秋疑义答问》，近拟付仿宋排印，适会东事，海上商情，匆匆不定，又不得不稍迟回。此等书，在今人观之，不曰封建思想，则曰已陈之刍狗尔，仆亦岂敢云经世大业哉！王荆公废《春秋》，孙莘老及苏氏兄弟犹保存之，仆亦犹孙、苏之志耳。事变稍定，早晚必令足下屡观矣。此问起居清胜。

章炳麟顿首 十月五日

按：孙至诚，字思昉，河南浚县人。好学能文章，尤究心诸子，民国二十年，受业于太炎，写有《谒余杭先生纪语》。后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任教，参加《太炎文录续编》的編集。太炎卒，撰《余杭先生伤辞》，言：“先生所以诏至诚者，于教则并重儒、道，剴切人事；于政则兼用老、韩，以佐百姓；于学则勤求经训，务期有用；于文则先究文法，次辨气体。自愧驾下，竟无以副斯。”书言及军事，盖其时孙方佐军幕，绥靖江苏。文季，马相伯子。

十一、与孙思昉论时事书二

民国二十年辛未（1931）十二月二十八日

思昉足下：来时仆适他去，归得滩皮、锡壶、枸杞之赠，感谢！感谢！时事至此，今年亦不欲人之祝我，偶于叶惠钧寿序中言之，以足下至情，故不忍遽却耳。

东方事，鄙人仍守前议，以为辽西、热河必不可弃，弃则河北皆危。张学良始则失地，今幸固守锦州，亡羊补牢，可称晚悟。粤派必欲惩办张学良，此乃不顾锦州而为日本驱除，其心殊不可测。吴稚晖以卖国奴叱之，可谓直道。此公平日甚多荒谬，今能作此惊人之鸣，不可以人废言也。

宁、粤两方，貌似和合，而恶气迎人，甚于戈矛。以今日外患之发端言之，蒋固有罪，究非如粤方之创意卖国者。譬之蒋为秦桧，粤则石敬瑭也。阎、冯诸君尚欲南来与会，若偏袒粤方，则是记私恨而忘公论矣。吾之于人，心无适莫，平日恶蒋殊甚，及外患猝起，则谓蒋之视粤，情罪犹有轻重，惜乎阎、冯不得闻吾言也。

书复，即问起居康胜，章炳麟顿首。十二月二十八日，文季均此。

陈友仁前奉粤中使命，见日本币原外相，口称孙总理本愿放弃东三省，无如蒋中正不肯履行。若日本助我革命，定可履行云云。载东京《日日新闻》，此粤方卖国铁证。

十二、与马宗霍论文体书一

民国二十一年壬申（1932）

宗霍仁弟足下：春日以避寇北行，归后仍以说经自遣。前月往苏州讲学，归，乃得足下手书。栋折榱崩，咎有所在，英雄特起，恐待后来，若今之统兵者，犹吾大夫高子也。仆老，不及见河清，唯有惇海学人，保国学于一线而已，诚不敢望王仲淹，亦未至献太平策也。

承示大禹庙碑一通，此等题目，须大手笔为之，高当求韩、柳，次亦当得燕、许，若以权载之之笔为此，尚不免堕台阁体，又况宋文宪耶？怨于台阁，效姚、恽诸家所为，即又失之浅薄，必不得已，摹仿汉碑，朴拙自守，庶乎其可。

足下此作，源出中郎，惟移写故书，实中郎之病，似不可再效，幸尚无台阁意味，然视天宝、大历诸公，似尚不逮，信乎高文典册之不易为也。铭词则清壮轩昂，声大而远，殆欲抗乎东京。为易三字，居然合作。原稿附奉，即此已足上石。

章炳麟白

按：马宗霍，湖南衡阳人，太炎弟子，精文字学，曾任湖南大学、大夏大学、章氏国学讲习会、太炎文学院教授，中华书局编审。著有《墨子间诂参证》等书。

〔待续〕